

吉林文史资料 第八辑

流浪的王妃

爱新觉罗·浩著

于涇 李莹 蔡伯英 金永顺 王文达译

王文达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吉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吉林文史资料

第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吉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发行

吉林省报刊登记证第171号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1985年4月长春第1版

限国内发行 定价：1.15元

前 言

《流浪的王妃》是爱新觉罗·溥杰先生的夫人嵯峨浩撰写的回忆录。该书于一九五九年在日本文艺春秋社出版，出版后当年即再版了九次，以后并拍成电影。

嵯峨浩出身日本侯爵之家，与日本皇室有血缘关系。日伪时期，日本关东军为进一步控制伪满皇室，并企图使伪满未来皇储生具日本血统，以期尔后袭承帝位，乃于一九三七年策划了溥杰与嵯峨浩的“亲善婚姻”。

嵯峨浩夫人在回忆录中勇敢地揭露了“亲善婚姻”的真象，揭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面纱。她细腻地抒写了战时下的“新京”（长春）、北京和东京的见闻，和她在日本投降后辗转各地的流徙生活。文中有两章专门写了其长女慧生之死和对慧生的悼念。

本书由王文达等同志根据日文本（九版）译出。译文曾送请溥杰夫妇审阅，溥杰先生受嵯峨浩夫人的委托，根据周恩来总理生前的意见，对原著译文作了重要删改，并为译本题字和写了跋语。我们衷心感谢溥杰夫妇对吉林文史资料工作的关怀和支持。

鉴于原著是作者二十六年前撰写的，限于作者当时所处的环境和当时的认识水平，虽所述史实不尽翔实，某些观点仍须斟酌，但为力求保持原著面貌，均未作修改，只在少数

地方作了删节或加了注释。

原著日文书名为《流転の王妃》，“流転”一词可译为辗转流徙，为避繁就简，仍沿用了已见诸报刊的译文；“王妃”是作者按日本宫廷的传统而习惯地自诩身分，实际上溥杰并未封王。

此外，日本朋友上村秀吉先生夫妇、北京化工学院林树森院长、以及金恒绩、李福元、于祺元等同志，为本书的翻译出版做出了可贵的努力，就此也一并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吉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日

目 录

原著序言·····	爱新觉罗·溥杰	(1)
一 慧生的失踪和死·····		(6)
二 和溥杰的亲事·····		(20)
三 亲善婚姻的真相·····		(39)
四 关东军的冷酷·····		(64)
五 战时下的新京、北京、东京·····		(77)
六 天地虽大，无处藏身·····		(104)
七 恶梦般的通化事件·····		(124)
八 刺刀、特务、人民审判·····		(146)
九 辗转回到废墟般的东京·····		(159)
十 安息吧，慧生·····		(186)
原著后记·····		(194)
译本跋语·····	爱新觉罗·溥杰	(197)

原著

序 言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收到了相隔数千里之外的妻子——浩的来信。信中说，为纪念长女慧生，她写了一部书，要求我为她的这部著作写篇序言。

我们两人已经离别了十三年之久，而且是分居在相隔数千里的两个国家。中日邦交尚未恢复，也没法知道书的内容如何。然而为响应妻子的要求，我按推定的内容来写这篇序言，也许能暗合吧。

为了纪念我们的悲惨而不幸的长女，做为父亲，我是想倾注全心，并要赤裸裸地敞开我的全部心灵和思想，由衷地忏悔我的过去，这是我想写这篇序言的心情。

我的前半生是在个人私利私欲的野心支配下，越陷越深地走到了尽头。我为了恢复爱新觉罗氏的大业和统治人民的迷梦，不择手段地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它们利用我为其侵略工具，我也想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个人的野心。因此，我参加了伪满傀儡政权的反动军队，全力为日本帝国主义军阀而效劳，严重地危害祖国和人民长达十年之久。由于我的缘故，直接和间接地给我们民族历史造成了空前的灾难。我虽百死也难以赎回我的罪过！

我从内心所热爱的妻子和掌上明珠一般可爱的两个女儿，也都因为我，饱经了生离死别、颠沛流离的苦难。特别是我的长女慧生，从小时候就因我而远离祖国，被她的日本外祖父所收养。在她仅仅十八年的可怜的薄命生活中，没有尝到过家庭团聚的乐趣。

她为了我的缘故，放弃了从五岁开始就爱好的音乐，而不得不改变志愿，改学了哲学和东方文学，以便将来能和我一同为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而献身做准备。更曾为我，直接给周恩来总理写过信。她为了研究祖国的文学而废寝忘食、努力用功。有时在睡梦中连连呼唤我……。最后，终于为了我，饮恨终身死在天城山麓而永远地离开了我！

不肖的我，一九五〇年由苏联遣返回国，曾遭受过日伪残害的同胞们，对我不仅不杀，反而对我宽大为怀，以治病救人，以德报怨的这种精神，多年来如一日的给我以人道主义的待遇，更以严师慈母般的耐心，谆谆地教育我。不仅帮助我洗掉满身的血腥和污泥，更给我指出了光明的前途。这使我不仅对今天充满了自信，而且更看到了自己也有幸福的明天。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虽愚顽地走错了半辈子路，可是面对美好的今天，我在感戴之余，怎能不扪心悔恨自己的过去。为了能够成为新人，将来能走上光明的大道，为使自己的后半生生活得更有意义而努力奋斗，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么。

当我越发感到自己也有光明前途的时候，就越觉得对不住我那死去的女儿！对我来说，有了今天和明天，但对我的

女儿则已经是万事皆空了！真是遗恨万年啊！可怜的女儿永远也不能够尝到家庭的温暖和幸福的生活了。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是我杀害了她，我永远、永远也对不起我的女儿！

去年十二月，当我接到爱女慧生的噩耗时，在夜深人静之后，在哀悼悔恨之余，写了“哭慧女诗”律诗三首。本来是想用以安慰慧儿的慈母和弱妹，可是又怕因此而更加使他们伤心。

现在因为妻子要我写序言，我就把它录在后边，做为本序言的结语。

哭慧女 三首并序

呜呼慧儿！吾三十有二生汝，五十之年丧汝，在此驹隙十八年中，因我之故，曾使汝茕子东篱寄食，复使汝焦恻北京上书，还使汝莹雪成恨，祸发天城荒麓；终使汝弃乐习文，反致沟通中日文化大志成空。还使……罪咸在我而祸偏及汝。

(一)

呜呼慧儿！	吾为汝父，
负汝实深。	死者已矣，
生者何堪？	有母飘零，
有妹无告，	罪咸在我，
苦汝深矣！	负汝深矣！！
呜呼慧儿，	偏有此父。

已矣已矣， 恨何有极!!!

(二)

呜呼慧儿， 吾为汝父，
而悼汝哭汝， 悼也无及，
哭亦奚益！ 生睽万里，
死又殊途， 清夜扪心，
徒溅空泪。 呜呼慧儿，
嗟何及矣。

(三)

呜呼慧儿！ 吾伏枕哀吟，
汝不可闻。 我忤我恸，
汝岂或知？ 呜呼慧生！
汝其瞑目于地下，
乃父将迎尔骨还吾故土。
呜呼哀哉！

情到难堪愈见情，
曾夸吾女有蜨萦。
紫窗识我哀成错，
蛸辙呼谁渴望营。
永世别来长恨处，
廿年夭断可怜生。
瞑怀前后空余泪，

咄咄书空慧字名。

误尽生平愧掌珠，
累她韶稚寄人庐。
十年梦里犹呼父，
万里瀛寰更上书。
骨血自连心臆痛，
恩情宁为死生殊。
无边悔恨无穷泪，
清夜扪心暗悼初。

噩讯遥传尚半疑，
分明笑貌忆平时。
空垂老泪瞻而母，
自作余殃祸我儿。
岂计幼聪偏命薄，
备尝死别复生离。
冬窗暗焰寒灯下，
伏枕低吟悼女诗。

一九五八年慧儿周年忌日前一月并十二天

爱新觉罗·溥杰

一 慧生的失踪和死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四日早晨，慧生还是带着和往常一样欢快的笑容对我说着：“奶奶（满族指母亲），我走啦。”便去学习院大学上学去了。她就是这样一去再也没有回来。

“怎么啦？是不是学校开联欢会了？”到了该回来吃晚饭的时候，小慧怎么还没有回来，我真有些不放心的，我们在餐室里议论着。

“要是有关联会，走时会告诉我的呀！真奇怪！”

“不过，没事儿。到八点上门时，准会饿着肚皮回来的……。”

我们漫不经心地谈着。回想起来，该是多么迟钝啊。此时，慧生正在手枪的威胁下向着天城山走去。慧生是个规矩孩子。不告诉家里一声，到吃晚饭时还不回来的事，从来也没有过。尽管就这一次，我也应该敏锐地意识到我那亲爱的女儿正是处在某种不祥的境遇之中啊！

常听人说什么预感，可是说实在的，那天吃晚饭时，我对慧生没有回来并没有感到什么恐惧和不安。对于寄托着终生希望而培育起来的女儿，我是怀着极深的信赖的。

可是，八点上门时间过了，慧生还没有回来。我终于不

安起来。“到底出了什么事？莫非出了交通事故？再不就是……”想到这里，我又不由得把心中涌起的那种不祥的估计打消了。那种不祥的估计也并不是她的死。这时，“拐骗”这个可怕的字眼儿忽然在我心头出现。“拐骗？对啦，慧生莫不是被拐骗了？”我这样想着，越想越感到可怕。

这样想，也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慧生和嫣生姐妹二人，是清朝仅有的两个后裔。被拐骗的危险并不是不存在的。

确实，我曾几次听到过这样的忠告和警告，说什么“好像有人在打你们的主意，要当心哪……”“说不定把您的哪位小姐绑架到中国，以准备将来清朝的复辟。”“已经在日本国内有了秘密组织，以涩谷附近为据点，每天都在窥视着小姐呢！”诸如此类的可怕消息，以书信或口头的形式，不断地传来。

每逢得到这样的消息，我都是用“那是造谣”的话，若无其事地予以否定了。这是为了不让慧生他们和家属们担心的缘故。

“绑架孩子，真讨厌。我若是普通人家的孩子该多好。”记不得是什么时候，慧生这样说过。她对来自别人类似警告的过分关照曾发过牢骚。

慧生还把自己手腕的静脉对着阳光透视了一下，然后微微地点着头说：“可也奇怪，我的血液里怎么会有什么清朝呢？”

不知是什么缘故，我突然想起了那天真的慧生的这番话。由于感冒老早就躲到寝室里的我，看了一下枕边的表，时针正指向九点。独自一人，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禁不住

种种忧虑的折磨，我又从床上起来。

透过玻璃窗看着庭院的草坪，外面在下着濛濛细雨。那正是冷清清的十二月的牛毛雨。“得求人上车站去接慧生去……”我朦胧地想着。我把上额贴在玻璃窗上，凝视着黑濛濛的庭院。

周围一片寂静，只是时而传来东横线^①电车的声音。我感到有些战慄，并不是由于寒冷，而是暗夜的寂静和落到草坪上的凄雨，助长了我心中起伏着的不安，以至引起了奇怪的战慄，就像从我的躯体中夺走了另一个我似的一种莫明其妙的战慄。忽然脊背一阵发冷，我不由得“啊”地一声叫了出来。或许就在那时，慧生的太阳穴被子弹打穿而离开人世的吧。然而那时，愚蠢的母亲并不知道女儿的死，却不住地想着“一定会回来！”，一次又一次地在驱散象怒潮般的阵阵袭击。

我查了电话簿，给慧生最要好的一个同学打了电话。

“真是怪事。今天学校没有联欢会。同学们都回家了。”

听着话筒里传来的声音，更加重了我的不安。我又拨了同学A君家里的电话号码。

“嗯，没有什么线索，说不定大久保同学也许会知道。我把新星学生宿舍的电话号码告诉您吧。”

于是我又急忙拨动电话，然而我没有得到所期望的消息。

“大久保同学四五天以前就没回宿舍。”对方这样回答了

① 东横线，指东京至横滨。

我（后来才知道，宿舍的回答是不对的，原来大久保就是从这天晚上才不见的）。

我六神无主地又给别的同学打了电话。

“大久保同学的消息虽然不清楚，既然从五天前就不在宿舍了，说不定回家乡了。是不是给青森打个长途电话，打听一下是否在那里？”

我筋疲力尽地坐在电话旁边。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的慧生！所有的线索都断了。可我一定要找到慧生。凡是能够知道慧生消息的线索，我必须竭尽全力去寻找。我和家里人商量，是不是给青森打个长途电话。家里人认为恐怕没有必要。无论谁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会被大久保带走。

“也许是为了绑架到某个国家，骗走的吧？如果那样，还是同可能出现走私船的横滨港，或者同羽田机场取得联系才好。”家属们一面背地里责怪我平时总是说“那是造谣”予以轻率地否定，一面得出了这个结论。一提起“拐骗”，我的心便异常不安。果真会那样吗？他们拐骗慧生究竟能得到些什么呢？只因为她是清朝的后裔，就非得把她带走不可吗？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尽快和警方取得联系才好。都这么晚了，小慧也早该回来了，起码也该来个电话呀！”我满怀忧虑，我的心都快要碎了。不过我还是说：“等到明天早晨吧。如果明天早晨还不回来，就给警察局打电话。”

这样说定了，我便上床休息，可是我的不安并没有消失。当只剩下我一个人时，忧虑和不安更是有增无减，不祥的预感也在逐渐扩大，它黑压压地包围着我整个的心

灵。“小慧，你到底是怎么啦？你怎么这样让妈妈担心！”

我一次又一次地在向着黑暗中呼唤。每次呼唤，仿佛看到慧生被堵住嘴放在狭窄船仓里挣扎的幻影，以及由于寒冷和恐怖而不住颤抖的幻影，总是浮现在眼前，不住地折磨着我。我几乎要发疯了。夜又是如此的漫长。

我抱着一线希望，屏着呼吸，凝神细听是否有走路的鞋声从庭院草坪的石径传来。可是，什么也没有听见。此时，慧生在干什么呢？我从床上起来，仍在倾耳静听。“也许已经悄悄地回到家里睡下了吧。”我不知道有多少次去看慧生的寝室。然而，就在此时，我的慧生的冰冷尸体上的血迹正在被无情秋雨淋刷着。在伊豆的天城山寒天林道附近，在天然的山毛榉树的围绕下，以落叶和枯草为床，结束了她十九岁的生命。

天亮了。特地从仙台坂赶来的町田的妹妹、妹夫，说是认识派驻警视厅的共同社记者，可以托他们秘密调查一下。这时，我的心情已经无法控制。昨夜以来的忧虑，再加上感冒发烧，已使我筋疲力尽，站起来就打晃，不过现在已经不允许我这样顾念自己了。我最亲爱的孩子，已经从我眼前消失了。她没留下只字片语，对亲友也没通半点消息。

上午九点，我们来到警视厅，见到共同社的G记者，说明了详情。G记者十分吃惊，马上向有关方面联系。

“从朋友关系和国际影响考虑，我已经要求他们立刻向全国通报。当然在报社方面要保持沉默。”过了一会G记者回到屋里向我们作了这样的答复。我们对他这种有效的处置十分感谢，并似乎感到有些着落似的，于是便赶往学习院大学。

“总之，必须找到慧生最后见到的那个同学。”我这样想着。

“小慧打昨天晚上一直没回家，您知道些什么吗？”我见到了I小姐，这样问她。她很吃惊。

“这是怎么回事呢？不过，她是个相当坚定的人，决不会从家中出走的。也许被留住 在朋友家里了吧。就算是这样，也总该给家里打个电话呀！”说着，她也现出一副莫名其妙的神色。

询问之后得知：原来昨天在学校她未曾见过慧生的踪影。“本该到校的慧生却……”这一意想不到的消息，对我是个沉重的打击。我一阵眩晕，可能要虚脱。妹妹用力地搂着我。（其实她也说错了。后来有人说，四日十一点半曾在学院大学食堂旁边碰到过她；还有人说，曾看见小慧坐在白果树下的长凳上看书；还有一个她的同学说，一清早曾在目白车站和她说过话。）

“不过请伯母放心好了。她一半天之内一定会健康地回来的。”I小姐这样安慰了我，然后忧郁地走开了。

我又找到K君。K君才正是我要寻找的线索。可是，这线索又是多么使我惊愕呀！K君是这样说的：“那说不定是跟大久保走了吧？大久保在一心追求着慧生小姐，而他自己又因为成绩差，下学年恐怕要留级，这样就不可能和慧生同班了。似乎他很苦恼，可能是最后破罐破摔把小慧带走的吧！从他的性格来说这样的事是干得出来的。”

这是什么事！我几乎要晕了过去。妹妹担心地在我耳边不住地小声说着：“姐姐，冷静些，冷静些！”可是我一点也听不进去。怎么可能会冷静下来呢！不知什么缘故，耳膜在“嗡

嗡”作响。严重的眩晕在不住地向我袭来，我仿佛要被吸入地底，使我十分惊慌。

更使我惊慌的是，在K君之后又有从M君和K小姐方面来的消息。再没有比这两个人的消息使我心慌意乱的了。其中的每一条都是我闻所未闻、连想都没有想到的事，同时也是在逐步证实慧生之死的重要材料。

据说前天晚上M君曾和大久保见过面。这位同学M君，以前曾向大久保谈过慧生的那种根深蒂固的宿命立场，并曾劝他说：“只是为了互相帮助倒还可以，否则还是不要和慧生交往的好，这才是真的为她着想哩。”因此，大久保竟和M君绝了交。

就是这个大久保来邀M君说：“小慧也来。”于是昨天晚上，M君便和大久保一起来到某中餐馆。可是过了约定的时间，还是不见慧生的影子。两个人便串了几家酒馆。在路上大久保突然对M君说：“我不想再念书了！”虽然经过M君的百般相劝，这天晚上大久保还是把书包、书籍等全都送到学习院宿舍M君的房间里去了。

“因为他总是喜欢干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所以我也没把它放在心上。不过说起来，也确实有些反常。”M君歪着头叨念着。正当这时，K小姐接连喊着“不得了，不得了！”跑了进来。她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简直使人失魂落魄的消息——大久保有手枪。

据她说，慧生是在十二月一日傍晚从自由丘被大久保找走的，并且是用手枪逼着她。

“小慧和大久保在一起，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有手